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民俗学丛话

乌丙安 /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出版单位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民俗学丛话

乌丙安 /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俗学丛话/乌丙安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4. 1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3)

ISBN 978-7-5445-3196-2

I. ①民… II. ①乌… III. ①民俗学—研究 IV.
①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230 号

民俗学丛话

著 者: 乌丙安

责任编辑: 孙振波

封面设计: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毫米×225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519908

总 序

缘 起

从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钟敬文教授门下攻读民间文学专业首届研究生开始，直到2013年的今天，我从事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已经整整60年，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周期。论人生苦短的岁月，按照农历不必掐指推算，转瞬间，如今我已是85岁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了！此刻，真不敢遥想当年在钟师耳提面命下的青春年华，更不堪回首曾经的二十几个严冬濒临生命极限的磨难！最难得的是50岁那年从贫困的辽北小山村被召回回到大学岗位，重操旧业至今的35年，总算有了较充实的专业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也才有了日积月累的些许成果。遵循人文学界的惯习，不论你自己荒废的还是被荒废的时光有多少，这从事学术60年、适逢85岁华诞的数字，都是可资纪念和庆贺的缘由，自然要把所积攒的成绩拿出来，呈献给学术界作为汇报，请同仁们品评指点。

更何況，今年还有两个缘由十分重要：今年是钟师诞辰110周年，应该认真纪念；今年又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我所有的民俗研究论著的绝大部分都是这30年间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我的学术生涯和我参与建立建设的这个学会都是紧密相关的。

简而言之，110周年、30周年、60周年和85岁，这4个数字不期而遇的说不完的奇巧故事，就是这部8卷本《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问世的缘起。至于说此前我出版的著作90%都已经绝版售缺，各出版社纷纷要求再版发行，确有此一说，但这只是一个理由，并不能构成一个今年必须要出版的缘由。

解 说

学界有几位老朋友问：“为什么要出版《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乌丙安文集》不是更全面些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作为专业研究者、专业教师，还是以我自己喜爱的专业理论、方法或与之相关的专业工作实践为主比较贴切。面向的读者也主要限于相同或相邻专业的同仁们。所以，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许多一般性的散文、随笔、杂谈、社评、政论等文章，都不在这套文集中。即使是和民俗学相关的60多篇序言，我也没有把它们收到这部文集中。甚至像1978年12月30日撰写的“重建民俗学的新课题”，1982年2月7日撰写的“在民俗学的历史任务面前”等多篇这样的长篇呼吁性、建议性文章，也都没有收进这套文集中，我想也可以留待下一步放到另类文集中酌情出版，或干脆把它们舍弃。

这一套8卷本的民俗研究文集，集结编入的主要是1980年至2010年这30年间出版的11部专著中的8本书。另外的3本：一本是《生灵叹息》，1999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以民间信仰采录随笔为主要内容的读物，不适于编入民俗研究文集；一本是《日本の家庭と北方文化》，我与大林太良等合著的日文版书；另一本是《满族の家族と社会》，我与江守五夫等合著的日文版书。后两本分别于1993年6月、1996年4月由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其中我执笔的大部分内容的中文本也已经编入本文集的《民俗文化综论》卷中。

经过统一调整，和出版方编辑人员研讨推敲，对个别分卷书名做了修改，形成一套多卷集的不排顺序号的套书。具体情况如下：

《民俗学丛话》：原书 1983 年 6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集保持原书名和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性，但是，鉴于此书出版较早，篇幅较小，论题较少，30 年后的今天，显然难以满足民俗学科拓展的研究视野。为此，我决定为这部“丛话”增添“下篇”。包括民俗象征体系话题、地方产食民俗文化的话题、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话题、民俗文化形态研究话题、灾害民俗学新课题、神话研究反思系列话题、两性民俗学发生论题、民俗发生论的思考话题、民俗学史论系列话题等 17 个专题，和原书 15 个专题相加共有 32 个专题系列。这样，大致把我近 30 年来关注的部分研究议题做了有限的表述。或者可以反映出我在民俗研究历程中的一些不成系统的思考和困惑。在这里还必须郑重声明：下篇的 17 个专题中，除了神话研究、民俗学史论的 9 个专题外，其他 8 个都是不同时期写成的论稿，从未发表，这次定稿后，首次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关于民俗学原理中“民俗发生论”思考的话题，是我那本《民俗学原理》中没有来得及涉及的话题，希望得到品评与交流。

《中国民俗学》：原书 1985 年 8 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年 9 月增订本新版出版，本文集保持原书名和原增订本内容、结构不变，只将与本套文集《民俗文化综论》中重复的“生态民俗”章节删除。同时还修正了几处不恰当的章节标题。

《民俗学原理》：原书 2001 年 1 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民间信仰》：1996 年 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集编入上述两书，分别保持原书名和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不变，未做任何改动。

《萨满信仰研究》：原书名《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 年 6 月由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本文集编入时为了协调书名排列，将原名改为《萨满信仰研究》，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不变，未做任何改动。

《民间口头传承》：原书1957年4月繁体字版书名是《人民口头文学概论》，198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修订时，改书名为《民间文学概论》。此次编入本文集时，为了关照原书的“口头文学”研究特色，调整各分卷书名，再一次更名为《民间口头传承》。同时，删除了原书中与本学科专业理论不相适应的一些章节。

《民俗文化综论》：原书名《民俗文化新论》，2001年10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编入本文集时，我和责任编辑都认为“新论”之说并不是科学概念，此书原来就是若干论题的综合研究论述，所以最终还是改为“综论”较为妥当。

《民俗遗产评论》：原书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2010年7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文集将此书编入时，特别选收其中所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民俗文化类遗产保护的评论篇章，同时增添了有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论述，整合起来编成一卷，并冠之以《民俗遗产评论》的书名，比较适宜。

这就是我编辑民俗研究自选文集的简单做法。大量艰苦的技术工作，自然都交给了很负责任的孙振波编辑。

感 想

在本文集即将出版之际，说百感交集真的是并不为过！我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凡60年！用一句北方老百姓俗语概括，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也就是文人常常慨叹的“沧桑”之感。60年岁

月尽管眨眼而过，毕竟扎扎实实抓住时间做了些有效的研究，成果肯定会是十分可观的。但是，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民俗学会今年刚刚欢庆了它的 30 华诞，我这套 8 卷民俗研究文集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这 30 年间写成发表的，我不禁扪心自问：那前 30 年的有效时间哪里去了？钟敬文老师生前把那个年月被毁弃的民俗学叫作“绝学”，他为了重建这门“绝学”，最后率领他的弟子徒孙奋斗到了百岁，抓住改革开放跨世纪的大好机遇，夺得了民俗文化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庆幸之余，令人深思。回眸这 60 载寒暑春秋，年华任虚度，坎坷且蹒跚，痴心虽广种，薄收却点点。不免留下太多的遗憾！

此刻，我坐在“天龙家园”自宅的书桌边，最后校阅这本文集的 8 卷书稿，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几十年前阅读佛教信仰民俗典籍中的《天龙八部》，依次解读形象奇特、意蕴深邃、因缘互动、光怪陆离的八种护法神灵的动人故事，对我研究信仰习俗很有教益。如今，我在这天龙家园的自家小屋里，把我笔下的八卷民俗论著呈献出来，衷心希望以它微不足道的正能量为我国当代民俗学虔诚“护法”。

为此，将本文集俗称为“天龙八卷”也未尝不可！

2013 年谷雨写于沈阳天龙家园

前 言

《民俗学丛话》是我1981年3月在辽宁大学哲经楼309教室首次开设“民俗学”专题跨系选修课时，开始动笔写作的。1982年2月完成后，应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时学校招收了首届民俗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中国民俗学》的写作。却没想到当年年底这本《丛话》的样书就印刷出来了，版权页上已经标上了1983年的年份。就是这本样书及时由校方申报到教育部，作为我当时晋升教授的学术鉴定材料。1983年新年过后的2月，喜讯传来，我被批准晋升教授的正式文件下达。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荐这本《丛话》，同时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新华书店正式发行热卖。国际上，新加坡《联合早报》率先发表新闻给予传播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民俗学专书。

这话一晃儿整整30年过去了！这本窄窄的小32开本的掌中小册子，已经绝版缺售，成为中青年民俗学人温馨回忆的谈资。每当忘年的同仁们欢聚的时候，不时聊起了书中多子石榴的民俗故事和枣栗子撒帐歌谣，对当年此书对民俗学知识的普及给予积极的肯定，甚至纷纷向我提出再版此书的建议。

但是，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早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民俗与民俗学的认知及其文化传播的大扩布影响已经形成文化热潮。民俗学专业学科的建构和我本人对本专业的进取，也早已经有了几度跨越的经历，可以说

是今非昔比了。正因为有了这当初从民俗学 ABC 的第一步起跳，才有了以后这 30 年几度跨越的有力冲刺。

为此，我增添了这部《民俗学丛话》的下篇，正是为了展示一下近 30 年中我在民俗学学科体系建构中的某些思考、探索、追求和感兴趣的种种猜想，把我从 50 多岁的中年浮想联翩跨越到如今 80 多岁的老年深思熟虑。翻开我这些年学术积累的字纸篓，挑拣出具有代表性的有限的几篇，拿出来晒晒。我想它们照样可以充当学友同仁们的品评、议论或可争论的有趣谈资。

这本《民俗学丛话》下篇所关联的话题主要有：民俗象征体系的话题，本土（乡土）文化研究的课题，语言民俗学开拓的话题，民俗文化形态学的相关话题，灾害民俗学的新课题，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方法论话题，两性民俗学的发生论话题以及与它密切相关的民俗学原理“民俗发生论”课题等。在以上的话题或课题的探讨中，可以看到我的学科关注点以及我难以摆脱的困惑。因为以我微弱的学术能力，我难以驾驭那种四平八稳的、正襟危坐的、逻辑谨严的经典性写作手法。我习惯于学术杂感式的随笔悬谈，在谈吐间表达自己经过思考举证的学术感悟。我想冷静的学术研究绝不排斥学人自己的兴趣所致。回想当年撰写《丛话》的缘起，其实正是如上的初衷。

写在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 60 周年

2013 年清明节 时年八十五岁

目 录

上 篇

多子的石榴

——关于民俗学的概念、范围 / 1

枣、栗子

——关于民俗的特征 / 10

猎鹿、猎熊和猎貂

——关于经济民俗之一：生产 / 18

工匠和规矩、准绳

——关于经济民俗之二：工匠 / 25

从“貂蝉”谈服饰

——关于经济民俗之三：消费（一） / 32

从酒、菜、饭谈饮食

——关于经济民俗之四：消费（二） / 41

上栋下宇话住室

——关于经济民俗之五：消费（三） / 50

兄弟分家的故事和家族

——关于社会民俗之一：家族 / 58

伯、叔、姑、舅、姨

——关于社会民俗之二：亲族称谓 / 68

从兄妹婚到一夫一妻

——关于社会民俗之三：婚姻 / 77

乡亲和村落社会

——关于社会民俗之四：村落 / 89

从诞生礼到丧葬礼

——关于社会民俗之五：仪礼 / 98

“泰山石敢当”和“万物有灵”

——关于信仰民俗之一：灵魂 / 109

从“塔布”看迷信习俗

——关于信仰民俗之二：禁、咒、兆、占、祭 / 117

五彩丝、粽子、龙舟

——关于信仰民俗之三：节日 / 128

下 篇

从喜鹊、喜鹊登梅到七夕鹊桥会

——民俗象征体系话题 / 136

本土文化田野上的红高粱

——有关地方产食民俗文化的话题 / 148

目 录

隐语、黑话和口语说话习俗

——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 / 155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祭祀及其歌舞乐

——民俗文化形态研究的话题 / 164

面向洪水、旱魃、山崩地裂的灾难

——灾害民俗学的新课题 / 171

关于零散、断片的中国古典神话

——百年神话研究的反思话题之一 / 179

关于复原上古神话系统的尝试

——百年神话研究的反思话题之二 / 189

关于中国“广义神话”论的提出

——百年神话研究的反思话题之三 / 196

中国多民族民俗中创世神话的大发现

——百年神话研究的反思话题之四 / 205

性本能与两性关系民俗的神话思维

——两性民俗学的发生论题之一 / 217

两性关系与难以控制的婚姻习俗模式

——两性民俗学的发生论题之二 / 230

智人的生物习性演化与文化习俗的诞生

——民俗发生论的思考 / 241

“要把秭华饰暮春”恭贺钟老 90 寿辰

——民俗学史论的话题之一 / 257

百年宗师壮心不已 恭贺钟敬文百岁华诞

——民俗学史论的话题之二 / 266

柳田国男故乡行

——民俗学史论的话题之三 / 272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开拓者关敬吾

——民俗学史论的话题之四 / 280

日本神话学三个里程碑的主要代表人物

——民俗学史论的话题之五 / 291

上 篇

多子的石榴

——关于民俗学的概念、范围

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一位女神，名叫赫拉（Hera），她是天帝宙斯的妻子，都称她为天后。这位很有威仪的女神，主管人间婚姻和繁衍子孙的大事，她的古代造型是：头戴后冠，身穿艳丽的礼服，有时披上轻纱。她右手拿着一根神权杖，上面饰有杜鹃的形象（那是宙斯追求她时，时常化成的小鸟），左手握着一只丰满多子的石榴。

在印度佛经故事中也有一位女神，名叫诃梨帝母。据传说这位女神生了一千个孩子。但是，她生性残暴，经常抢夺别人的子女吃。最后释迦牟尼不得不惩罚和教训她，把她最心爱的儿子藏了起来。她到处寻找自己的儿子，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样，她才懂得失去孩子的痛苦，从此彻底悔改，作了人间子女繁衍的保护神。诃梨帝母又称作“惶恐入谷鬼子母神”，她的造型是贴身偎依着攀扒着各种姿态的幼儿。不过，她最古老的形象，也是一位丰满善良的女人，左手怀抱一个幼儿，右手拿丰硕多子的大石榴。我国新疆的和田在 20 世纪初出土过这位女神的像；日本醍醐寺也收藏有 13 世纪的诃梨帝母女神画像，都是右手握着一枝对生石榴，顶端是一朵鲜艳的石榴花。

德国的一个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公元前 575 年的古希腊女神雕像。这座雕像并不是罗马时代的复制品，而是原作，20 世纪初从希腊出土时，女神雕像包着坚实的铅皮。这显然是古希腊人为了避免与波斯的连

年战火毁及女神，才埋藏在地下的。这件珍贵的女神雕像，右手拿着的也是石榴。还有，古波斯的女神雅娜希塔的手里，托着的是一个装石榴的钵。这位女神在波斯神话中，是一位专司人类丰穰多产的女神。

在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中，没有找到用石榴象征人类繁衍的痕迹，甚至古文字中也没有这个“榴”字。为什么呢？《博物志》等古文献的记载解开了这个谜。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到过波斯帝国以前的“安息国”，13年后返汉，曾带回安息国盛产的一种瘤状多子水果，取名“安石榴”^①。安石是安息的音变，以后才简称石榴。陆机在《与弟云书》中说：“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②《独异志》载：“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葡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国”。《图经》载：“安石榴旧不著所出州土，或云本生西域”。《别录》记：石榴“人多植之，尤为外国所重。”《酉阳杂俎》也说：“大食勿斯离国石榴，重五六斤。”现代世界百科辞典上几乎都记载了石榴原产地在伊朗，甚至说是扎格罗斯山脉为集中产地，这里正是古代的安息国。上述材料足以证明，石榴是从公元前2世纪的古波斯传入中国的。古波斯的信仰习俗，也随着石榴的传播，向西方，自然很早就传入了希腊；向南方，传播到了印度；向东方，即由张骞一行开辟丝绸之路后，也传入中国。于是，石榴作为象征人口众多、子孙满堂的神果进入了中国习俗，直到今日。

公元6世纪的北齐，有一件载入史册的真人真事。安德王有一次到李妃娘家赴宴，李妃母亲宋氏就送给皇帝两个石榴。当时，皇帝和身边一些人都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把石榴扔掉了。这时，太子太傅魏收说：“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皇帝一听，很高兴，

^① 安石即安息，即帕提亚古国，因汉使列该国时正当阿萨息尔王朝，故“汉书”称安息国。

^② 张骞使西域，前十三年，后五年。

命令魏收赶快把石榴拿回来，同时赏赐了他美锦二匹。^①可见当时我国北方已经有这种以石榴预祝子孙多的风习了。到了唐宋时期，宫廷内外与民间，互赠石榴祝愿多子多福之风就更盛行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订婚时聘礼赠石榴或石榴花盆、婚礼中新娘衣藏石榴的风习在一些地方还流行。

那么，这种用多子的石榴象征子孙众多的现象，能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广的地域流传不息，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构成了怎样的类型？形成了怎样的稳定特点？它们又是怎样传播、保留、发展下来的呢？回答这些问题的专门科学，就是民俗学。所有这些传承文化的事象，都是民俗现象。

神话故事和宗教传说中的多子石榴，是在口头上传播的。女神造型中的多子石榴、婚姻孕育礼仪上的多子石榴是在祭祀、祈福等行为上传播的。石榴多子与人间多子多孙的联想、构思，又是属心理上的传播。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世代传袭，才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祈求人丁兴旺、祝愿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习俗类型之一。石榴象征多子的风习和我国各地流传的“枣、栗子”（早立子），“连招花”（连招贵子）等祝子孙繁衍的习俗汇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民俗中的一个传统：无限制地扩大发展直系血亲的家族。到了今天，这种习俗变成严重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陋俗了。

从这一习俗中，可以看出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现象，都有它们的民俗特点。民俗学正是研究这些事象的专门学科。在我国，研究这些现象的人和著述，古已有之。记录这些事象的人和资料就更多了。那时候多称之为民俗、民风、风俗、习俗、俚俗，对它的记录、研究也没有什么科学性和系统性。

民俗学，它的国际名称叫 Folklore，首先在英国兴起。这个专有名

^① 见《北齐书·魏收传》。